

为何这座小城,能在战火纷飞的年代,成为岭南画派一代宗师高剑父艺术蜕变的土壤?答案或许就镌刻在这城市的每一寸肌理中

濠江丹青魂

□吴志良

晨曦,总是偏爱濠江。当第一缕金辉刺破氤氲的海雾,轻柔地洒在妈阁庙翘起的飞檐上,那袅袅升腾的香火便与玫瑰堂清越悠扬的晨钟纠缠在一起,不分彼此。咸湿的海风掠过蜿蜒的街巷,裹挟着刚出炉的葡式蛋挞那诱人的甜香,还有海鲜市集初醒的鲜活气息,拂过行人的面颊。古老的石板路,被岁月打磨得温润光滑,在晨光中泛着幽微的光泽,无声地记录下匆匆的脚步:穿着中式短褂的老者与西装革履的绅士擦肩而过,粤语的温软、葡语的跳跃、英语的流畅,在湿润的空气里交织、碰撞、融合,谱写这座“海上花园”每日伊始的序曲。

每每在这样的清晨,我总爱独自穿行于澳门半岛的街巷。作为澳门历史文化的探索者,这片土地的历史脉络早已融入我的血脉。指尖不经意地拂过那些斑驳的、苔痕点点的墙垣,一种难以言喻的温热便会从心底悄然升起——那仿佛是沉淀在每一块砖石、每一片瓦砾间的文化精魂在低语,在呼唤。正是在这样一片饱经沧桑又生机勃勃的土地上,岭南画派一代宗师高剑父的生命轨迹,与澳门结下了刻骨铭心、生死相依的不解之缘——



高剑父



南瓜图(国画) 高剑父



东战场的烈焰(国画) 高剑父

一 乱世萍踪,禅院栖魂

1938年深秋,珠江口的风,带着硝烟的刺鼻和深秋的寒意。一位面容清癯、目光如炬的长者,携着几卷不忍离弃的丹青,引领着一群同样风尘仆仆、怀抱画匣的年轻学子——春睡画院的弟子们,步履沉重地踏上澳门码头。他,就是岭南画派的擎旗者高剑父,一位将革命家的铁骨与艺术家的赤诚熔铸一身的传奇者。向北望,故土广州沦陷的烟云仍在天际翻涌;而眼前,澳门,这座在历史漩涡中奇迹般保持宁静的半岛,以它惯有的平和接纳了这群流亡的艺术灵魂。普济禅院(观音堂)的晨钟暮鼓,即将为一场在静默中孕育、最终将响彻中外的艺术革命,敲响前奏。慧因法师合十相迎,一句“妙香堂虽陋,可为诸君遮风避雨”,便为这颠沛流离的岁月,筑起了一方精神的堡垒。

普济禅院,古木参天,庭院深深。妙香堂偏居西隅,简朴甚至有些破旧。古佛青灯,檀香袅袅,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超然物外的宁静,与墙外的纷扰世界恍若隔世。这里,成了高剑父和弟子们临时的家,更是他们精神的堡垒。每日,晨钟初响,他便起身。妙香堂空间逼仄,画案难展巨幅。于是,那冰凉的石板地便成了他的画案。他手持墨碗,时而凝神静思,时而步履如风,墨汁随着他激荡的心绪泼洒而下,在铺展于地的宣纸上奔腾、晕染、凝聚。弟子们屏息围立,目光紧随那如椽大笔,见处苍劲的松枝在泼墨的酣畅淋漓中渐渐显露出铮铮风骨,嶙峋的山石在浓淡干湿的变幻里凝聚起千钧力量。澳门特润的、饱含海风湿气的空气,温柔地拥抱着纸面,让墨色晕染出意想不到的层次与韵味,氤氲迷离,仿佛天地造化也参与其中,留下神秘的笔触。高剑父常以此教导弟子:“艺术如人生,非尽在掌控,须留天地造化之余地。”这不仅是技法,更是哲学,是在乱世中对生命无常与艺术偶然性的深刻体悟。

漫步在澳门的老街深巷,我时常驻足沉思。为何这座小城,能在战火纷飞的年代,成为一代宗师艺术蜕变的土壤?答案或许就镌刻在这城市的每一寸肌理中。岗顶剧院那优雅的欧式拱窗,倒映着不远处郑家大屋中式庭院里精致的蚝壳窗花,光与影在古老的墙壁上交织起舞。葡式碎石铺就的小路,色彩斑斓,蜿蜒向前,尽头却通向一座香火缭绕的中式祠堂。这种空间上的“不同而和,和而不同”,无时无刻不在诉说着一种超越地域与族群的生存智慧。它仿佛一首无声的史诗,与高剑父心中那“折衷中外,融会古今”的艺术理想,产生着深沉的、持续的共鸣。澳门,本身就是一件伟大的融合艺术品,它为思想的碰撞提供了最自然的场域。

在普济禅院这方宁静的天地里,远离了前线的隆隆炮声,高剑父得以

二 濠镜滋养,丹青涅槃

沉潜下来,梳理他半生的艺术探索与思考。澳门的湿润空气、偶然的墨色晕染效果,成为他技法创新的催化剂。他重新审视早年留日时汲取的横山大观的渲染之长,又将在澳门教堂湿壁画中感受到的浓郁色彩表现力融入心田。在这反复的揣摩与实践中,他那标志性的“没骨法”与“撞粉撞水”技法体系臻于成熟。

1940年创作的《南瓜图》,便是这一时期的艺术结晶。画面上,饱满的南瓜浑圆厚实,瓜叶的向背、翻转,并不依赖刻板的勾勒,而是通过水与墨、水与色的自然渗透、冲撞、交融,在宣纸上形成极其微妙的光影过渡和体积感。那藤蔓的走势,则饱含金石篆籀的笔意,遒劲有力,如龙蛇游走,于恣肆中见法度,在酣畅处显精神。这种“色墨交融而笔骨不散”的境界,正是岭南画派革新中国画的核心贡献,是东方写意精神与西方视觉经验在澳门这片沃土

上孕育出的奇葩。它既有传统文人画的骨气,又洋溢着鲜活的时代气息与生命质感。

澳门对高剑父的影响,远不止于技法层面。禅院清幽,暮鼓晨钟,木鱼梵呗,自有涤荡人心的力量。在妙香堂居住的日子里,他常与慧因等高僧品茗论道。佛家所倡导的“圆融无碍”“破除我执”的智慧,如同清泉般浸润着他饱经忧患的心灵,使他对于不同文化的碰撞与融合,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和包容。

1941年元宵,一次寻常的雅集,却因一场关于“中西艺术孰优孰劣”的激烈争论而变得不同。弟子们各执己见,相持不下。高剑父静听良久,默然提笔,在一张素白的宣纸上,沉稳有力地写下八个大字:“艺无畛域,道有本源。”掷笔后,他环视众人,目光澄澈而深邃,缓缓言道:“水墨与油彩,不过载体不同;工笔与写意,无非表现各异。艺术之真

谛,皆在表达人类共通之情感,追求宇宙永恒之精神。何必强分畛域,徒生壁垒?”此言一出,满座寂然,继而深为叹服。

在场者中,便有日后成为澳门艺坛中坚的关山月、司徒奇等人,这番话如同种子,深植于他们的艺术心田。这种超越技法、直指本源的包容视野,正是澳门数百年中西文化交融共生所积淀下的最深厚的思想根基。正如我在多个场合所强调的:“从16世纪中叶开始,澳门就是中国对外开放的港口城市。因为远离战火等历史原因,澳门成了中国最早、最持久与西方文化交流的前沿阵地,不同民族、不同文化、不同宗教、不同信仰在澳门共存、共生、共荣。”高剑父在澳门的艺术实践与思想升华,正是这种伟大文化交融传统在特定历史时刻最生动、最深刻的体现。他的画笔,蘸取的是濠江的水墨,挥洒的是人类共通的情感与精神。

三 以艺为桥,寰宇回响

1940年深秋,一封来自遥远印度的信函,穿越战火与硝烟,抵达了普济禅院宁静的妙香堂。信笺精美,落款是印度国际大学。他们诚挚邀请高剑父先生前往印度进行艺术交流。捧着这封沉甸甸的信函,高剑父的目光越过小小的庭院,仿佛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。他精心挑选了数十幅在澳门期间创作的代表性新作,带着岭南画派革新的成果与东方艺术的自信,踏上南亚之旅。

在国际大学那场由诗哲泰戈尔亲自主持的画展上,高剑父的《澳门渔民》引起了巨大轰动。这幅作品匠心独运地运用了传统长卷的形式,却巧妙融入了西洋绘画的焦点透视。画面

中,澳门内港的渔船桅杆林立,如琴弦般排列,构成富有节奏韵律的线条;水墨渲染出的海雾,朦胧缥缈,晨曦的金光穿透薄雾,洒在波光粼粼的海面和忙碌的渔船船上,营造出一种既真实又充满诗意的东方意境。泰戈尔先生久久驻足面前,深邃的目光中闪烁着惊喜与共鸣。他在展览留言簿上,用充满诗意的语言写道:“东方艺术的古老根系,在此焕发出令人惊叹的新枝。”这句赞誉,不仅仅是对高剑父个人的肯定,更是对岭南画派“折衷中西”创新道路的世界性回响,它从澳门这个起点,传向了更广阔的世界。

历史的细节,往往藏在泛黄的纸页间。澳门艺术博物馆近年有幸入藏

了一批珍贵的高剑父致其弟子容漱石等人的信札。这些写于上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初的信函,字迹或苍劲或飘逸,真实记录了高剑父在印度、斯里兰卡(锡兰)、缅甸及不丹等地的艺术考察心得。信中不仅附有他在当地拍摄的照片、收集的速写稿,甚至还有剪报的片段。其中一封信,他特别兴奋地提到对印度阿旃陀石窟壁画的深入研究:“其技艺之精绝,色彩之瑰丽,人物之生动,实可补我国唐宋壁画之佚。我当择其精要,融化通融,以我新国画所用。”这些尘封的信札,不仅是研究高剑父艺术思想发展脉络的珍贵史料,更是澳门作为国际艺术交流枢纽地位的有力实物见证。

尤为可贵的是,高剑父的国际视野始终伴随着清醒的文化主体意识。1943年,在澳门文化协会的一场重要演讲中,他面对对外听众,掷地有声地阐明立场:“学习西方艺术,如同进食。必先咀嚼消化,方能转化为滋养自身的营养;若是不加分辨,生吞活剥,非但无益,反而会成为阻滞自身发展的痼疾。”这番深刻的见解,清晰划定了文化借鉴与丧失自我的界限。这种在开放中坚守本根、在交流中保持清醒的文化态度,穿越时空,对今日澳门在“一国两制”下,积极打造“以中华文化为主流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”,仍具有不灭的思想光芒,提供着宝贵的启示。

五 历史邀约,永恒晨曦

一张1941年拍摄于普济禅院妙香堂画室的老照片,引起了我的长久凝视:斑驳的墙壁上挂着尚未完成的水墨山水,画案上随意散置着毛笔、砚台和一管管来自西洋的水彩颜料,窗台上晾晒的写生稿纸,在微风中轻轻颤动。这方小小的、简陋的空间,却像一面神奇的镜子,清晰地映照出澳门文化精神的精髓所在——开放、包容、务实、坚韧,以及在有限中创造无限的可能。

2024年,澳门艺术博物馆宽敞明亮的展厅内,“岭南风骨”大型主题展览隆重揭幕。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对话空间。展厅中央,高剑父那幅饱含血泪与力量的《东战场的烈焰》赫然在目,墨色沉郁,烈焰如诉,将观众瞬间带回那个烽火连天的年代。与之形成强烈呼应与对话的,是展厅另一端,由当代青年艺术家以无人机航拍素材为基础,运用数字水墨技术创作的巨幅新作《湾区虹霓》。画面中,港珠澳大桥如巨龙般腾跃于碧海蓝天之上,粤港澳大湾区都市群在晨曦暮霭中流光溢彩,充满了现代的速度感与未来的希望之光。传统水墨的沉郁雄浑与数字艺术的绚烂灵动,在此刻形成了一场跨越八十余年的时空对话,震撼人心。

一位来自葡萄牙的资深策展人,在这两幅作品间久久徘徊,目光深邃。良久,他转过身,带着由衷的感慨对我说:“这一刻,我终于理解了,为什么澳门这片土地,能成为不同文明和谐共生、相互滋养的典范。”此情此景,不正是对长眠于濠江之畔的高剑父先生,最深情的告慰和最崇高的致敬吗?

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的历史性时刻,回望高剑父先生在澳门

晨曦中的濠江,永恒地闪耀着传承、融合、希望与创新的光芒。